

挨了五天厲害的辛苦，他們終於達到他們的目的地陰平了。

滿目荒涼的陰平，隨處都表露着戰爭的可怕。房屋早已被砲火毀爛了，剩下来的只不過是頹牆破壁而已。

入夜時，日兵因為恐怕那些「支那人」逃走，於是便把他們分開。蒲二被三個日兵監視着，他們住在一間還未全毀的房子。

夜深了，三個日兵因為太勞苦而呼呼地睡熟了。蒲二本來也感覺得很疲乏，但他總不能入睡。他忘不了福明的死，忘不了祖國。熱血充盈了他的心；憤恨填滿了他的腦。他偷看那些獸兵都睡熟了；他想：現在是他報國的時候了。

他輕輕地爬起來，想把那三個獸兵一齊殺掉，但他們身邊都放着一根槍，槍頭的刺刀在黑暗裏閃着光，看見了那雪白的刺刀又想起福明。他想動手，但心却有點兒害怕。

周圍都是寂靜，只剩下幾聲的虫鳴，蒲二的熱血沸騰起來，他再忍不住了。他爬到睡在身邊的獸兵，把他的槍拿起來，將刺刀對準那獸兵的喉嚨用力一刺，獸兵只一挺身也便跟着福明到地府去。

當他結果了第一個獸兵時，第二個正在翻身，蒲二連忙躺下去，他并未發覺。再過一回，第二個也沒有動了，蒲二便把刺刀照樣一插，那正在夢中的獸兵掙扎幾下也不能再動彈了。

但因為那獸兵的掙扎却驚醒了第二個，他正想拿起他身邊的槍時已被蒲二先下身把他的腦袋刺穿了，不够一刻鐘，三個「皇軍」都被蒲二結果了性命。

大地還是像從前一樣沉寂，虫聲還是吱吱地叫着。

砲聲和槍聲突然由遠而近，大地的沉寂被衝破了。號聲人聲嘈雜聲混成了一片。「皇軍」曉得「支那軍」已進攻

路，却蓋滿了我們回家時匆匆的脚印和返校上課時緩緩的足跡。那臨時花園的一角修改而成的球場，這就是培道唯一的園地；而那像百貨店似的校務處，便是培道生命的大動脈。那裡既是學校的行政機關，同時又是圖書室和病室，更是教員臨時膳堂的所在地。像這樣一間小小的房子，可算是人才濟濟盛極一時了。

至於課程方面，因為香港教育當局不加干涉的緣故；所以還能繼續照教育部規定的課程，這不能不算是我們的幸運。不過，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歌舞昇平」的環裡境，這裡沒有戰時的空氣，相反却只有「因循苟且」「荒嬉遊惰」的景象。因為環境移人，即有幾分勇氣的人，也會被這萎靡頹唐的風氣所消蝕，漸漸忘去中國的危難了。所以為着防患於未然計，甚願學校當局，能多着重於戰時教育；同時更希望能使同學多注意

陰平來了。

經過一夜的騷動，到天亮時，青天白日旗已經在陽光下颺動了。

神聖的呼召

陳貞潔

在一隊中國的軍隊裏面，蒲二穿着灰色的軍服，荷着槍，和其他的戰士向太陽踏上光榮大道。

廣州××大學工學院，一間實驗室

的門開了，現出一個背影高大的羅齡教授來。當門再閉上的時候，他便如釋了重担長吁一聲。但看他那頹喪的面孔，再看他那沈重的步法，便知道他心頭有事情糾纏着。雖然他只不過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教授，然他却像一個做得他父親的人了。他使這樣慢步回到他的主任室去。

他這主任室在三層高的工學院的第二層樓上面，門口向着北端的走廊。一入門口便看見送入一陣陣涼風的窗口了。在窗旁便是羅教授的辦事桌，左端近窗，好使光線可從窗進來；在桌側有一張椅，卓後也有一張椅，還排着兩個充

滿了書籍的書櫃；桌前面放有兩張很舒適的藤椅，挾住一張爲瓶百合花所點綴的几。在入門口右面的角落有一個沙瀝，兩隻玻璃杯放在另一几上。

羅教授進這主任室的時候，便倒在椅子上面了。放下他手裏的教本，他便拿起桌上已有的半杯水，一口喝了下去；在桌上對着他是一堆混亂的報紙；他的眼觸見報紙的標題時，便感到不安；看了他桌右端的電話，再看看手上的鏢，他便不耐煩地轉身向窗外望出去了，而他的心却這樣想：

『將十二點鐘了；安決有電話來，我怎樣應付她呢？我怎樣可以告訴她我的念頭？用不着說，我說未完她便反對

時事，多認識世界的現勢，使她們意識到中國實在還處於危難當中；同時使她們意識到自己將來責任之重大，那末她們可免徘徊於『荒嬉遊惰』之中，庶免爲『萎靡頹唐之風氣』所消蝕！

至於在同學方面，也許是因爲『久別重逢』和『同處他鄉』的緣故吧，我們每一見面，總是感到異樣的親密友愛，這使我意識到人們的至情，是要在不平凡的環境中，才會流露。

總之，培道雖然遷港，然而她的一切——尤其培道的精神，仍像從前一樣。我們仍能見到所愛戴的師長，聽到從前所聽的笑話，然而，只要一想到在東山那巍峨的校舍，清幽的校園，就不禁悵然若失了。到底我們何日才能重回廣州，重觀那可愛的校園呢？

春在香港

麥任曾

現存正走入春光明媚的三月了，我

我，對我流淚了。……」

恰巧，這時電話响了，羅教授便坐下來執上聽筒，努力壓下苦悶的聲調：

「喂……是的；是我在主任室……」

；你用不着担心；現在頭沒有痛了。

……既然你一定要我見醫生，那我一會去吧。不，親愛的，你吃午飯罷……用不着等我了——功夫很忙呢。」

他便這樣掛上聽筒，而眼不覺又射到報紙堆上面去：

「敵傾師進犯津浦線，我亦集大軍百萬抗戰。」

「我準備抗戰三年，軍民通力合作，抗戰前途樂觀。」

看見羅教授無神的面色，便知道他精神上的戰爭也和軍士們一樣的辛苦了。○ 悶中他便有這樣的感覺：

「若果人人都像我，怕所要集的百萬大軍也沒有地方找了。我的身體不是不壯；我對機械的常識大抵也有；爲什

麼我這樣懦弱？難道這百萬大軍裡沒有比我更有知識的人？他們沒比我更快樂的家庭嗎？

博士教授有甚麼用？換來的是什麼？爲什麼我不能擺脫？報紙謂我準備抗戰三年，軍民通力合作，抗戰前途樂觀，簡直在嘲弄我。我每月的薪水都折來買救國公債，自己的娛樂費也減省過來；這是與政府合作嗎？……我真正不願這樣想；這個就是所以我這樣頹喪的最大原因。就是安在阻我，我所愛的人在阻我……」他坐在椅裡出神這樣想。

這時恰有人在主任室外敲門。

「請進」羅教授不耐煩說了一聲。門開了。

「喂，老羅你躲在這裡幹甚麼？」

原來過來的是一個羅教授六年前在外國念書時的同學黃仁。他年紀和羅教授不相上下；不過他魁梧的身體穿上了

們的家鄉應當是一個一片爲生氣所籠罩的復活世界；草變了均勻的綠色，柳正穿上綠色的新裝在春風中婀娜的舞，千紅萬紫的花木帶笑迎人，清溪已溶解，潺潺的流着，鳥雀已出巢，欣然的唱着，人們更是活躍，令人見到覺得春是來了！但這些現在却看不到了，見到的只是佈滿了的黑暗。牠把春遮掩着，把春埋沒着。

代替春的是甚麼？只是灰沉沉的天空壓着些陰森森的洋樓，裡面還藏着多少不平的事，不正當的行爲？街上不過是些川流不息的車輛，及刺人的喇叭，有時或加些輾傷人的慘叫與鮮血，路上擁擠的人們，雜些追賊的聲音來點綴。街邊聽見的是殘廢弱人在呻吟在乞求的聲音；見着的是愁眉苦臉的逃難者的面孔，所見到的一切一切只使你覺得黑暗，悲哀與煩惱。春在那裏？

就說到住宅；稍疎鬆的山頂，是沒

一套鮮滑的蘇紗洋服，襯上他漂亮的面孔；兩個都是學工程的；回國後羅教授在××大學教授，而黃君却在電力廠擔任很高的職位。以前兩個都是很親密的朋友。三兩步黃仁便進來坐在桌旁的椅子上。

羅教授吁一口氣：

「在這裡悶。」

黃仁哈哈大笑：「悶什麼？怪不得不見你在上茶館，到俱樂部去了。原來在悶！哈哈……」

「我真不明白你何以笑，若果你的心境像我的一樣，我怕你不會笑了。」

黃仁的笑聲止住了。

「當真這樣嚴重嗎？難道和妻子吵了嘴？不，上次我見你倆還是很親熱呢？」

羅教授不覺露出一個苦笑來。

「就是我們太相愛，所以我覺得悶。」

「甚麼話？」黃仁張大了眼睛。

「是的，我甯願我們決裂了」，羅教授的聲音不覺有些顛了。「我想到前方去，但我知道安一定不容許我去；她要阻我，但我要去……」

黃仁截斷了羅教授的話：「傻瓜，這個念頭也值得想嗎？你我都是在外國學工程回來的，爲什麼不見我這樣傻呢？前方已經有大幫軍隊和敵相持了，怎會用得着我們？而且，我的生命也沒有這樣賤啊！老實說，不是我電力工廠的職位，我也不留在廣州了，敵機空襲究竟不是好玩的。」

羅教授再不耐煩，轉向窻說話了：

「我以為你是一個有感覺的人，那知我這樣的話反給你笑呢？老黃，你看——你外表看來還似一個青年，可是你缺少了六年前的熱心！」

這時黃仁點着一枝捲煙在吸了。他好像沒聽見羅教授的話，只對着天花板

有資格住的，於是底下就蓋得密密的屋子，當然沒有庭院來容納春天，就是房屋也不是寬敞，一間房就是一家，所以屋中便充滿着小孩子的哭聲，廁所的臭氣，廚房的煙火或病人的呻吟。如何使人知道春，領畧得春？

郊外更是沒有。除了這紅塵的人寰，便是一片茫茫的大海，那裏會有清雅的春遊。只好到叢雜的戲院或舞場去消磨春光。唉！香港人太可憐了！像一被困孤島的犯人，在金錢利慾的場中，完結一生，沒嘗過春天的快樂與舒適！

沒有春天的香港 莫玉琪

春來了，從那裡迎接她呢？可能聽她微少的足音，聽她輕情的笑語？

春從濕濕的水聲中來了，從叢叢的青草縫中來了，從絲絲的微雨中來了，從吱吱的鳥聲中來了，從世人欣悅的微笑中來了。

呆看升去的煙圈。

「息息你的怒吧！」他慢慢說：「認真說，你覺得你上了前線可做些什麼實際工作？老實說，那裡却没有使我滿意的職位」。

羅教授只看他一眼，低聲嘆了一口氣。黃仁的捲烟也吸完了，把烟頭拋到沙化前的痰盂裡面去。這時兩個坐在這裡的老同學也覺得沒有意思了；黃仁只有站起來。

「好，老羅，我還是走罷；一會也許我們會打起架來。不過，我特來告訴你：我們俱樂部今晚八點鐘開跳舞會，你抽空來，忘記你的悶吧！」

他這樣拍拍他西服的煙灰便出了主任室。

而羅教授只有向着他出口時的背影冷笑。

羅教授在主任室的周圍徘徊。八個月以前，滿面淚痕，抱着兩歲大小孩子

時的安，現在他眼前了。她說的一句話：「齡，我太愛你，才來阻止你；但你要爲着小蔚着想」找不着辦法，羅教授只有再坐在桌前，埋頭在案上苦思了。

羅教授醒過來時已經是很晚的了；主任室已經一片灰色。看看鏢，羅教授站起來把桌上零亂的東西拾掇了一番，便回家去了。

x x x x x

羅教授的家在廣州市的郊外地方。乘一角錢長途車，走十分鐘路，便到家了。這時室內的燈已經點着，而晚飯的香味在他未到門口時已經被他嗅着了。在他將要開門時，門却自動的開了；原來安已經待了他許久。羅教授輕輕在她額上吻了一下，便進到屋裡去了。

「待得很不耐煩罷」，羅教授勉強笑了一下，「不過你知道我近來很忙啊！」安開始笑了，看來，她雖然已經有

啊！我記起了，我是在做夢，我是在做着去年春天美妙的夢，我忘記我現在是避難到了這滿眼灰塵的香港。

我醒來了，我要找尋我久等候着的春，於是我站在高處觀看；但却使我失望，眼中除了死板板久立着的大公司，大洋房外，却看不見綠森森的大樹，聽不見吱吱的鳥聲。

我下樓來，突然在我眼前的是栢油的大馬路。吹來撲鼻的不是花香，却是使人作悶的工廠烟囪放出的煤屑。

我躺下，靜聽，聽到的不是流水的唱語，却是令人煩擾的車聲。

我走到大馬路上，在人叢中攢來攢去，端詳着每個行人的臉兒，想從他們的臉上找些春的痕跡；可是我却看不出他們受到半點春神恩惠的感染。他們多半不是皺着眉，便是蹙着臉，滿腔子說不出來的心事，已刻印在他們底臉上了。縱或有些青春的少年男女，臉上舉止

三十多歲，然她還像一個天真活潑的年輕姑娘。

「不，我知道你一定找醫生去了。我們還是用了晚飯才說罷。小蔚已經睡着了。」

這晚未睡前羅教授的心情更難過了，話到了唇邊，但見了妻兒，他似乎說不出來。安知道他不舒服，便走到他的身旁，坐在椅把上面，一隻手在摸他的頭，撫弄他的頭髮。

雄醫生對你說你患的是什麼病沒有？

羅教授忍不住，把頭埋在手裡了。

「安……我這病醫生也沒有辦法醫的了……除非……」羅教授吞吐着的了……

「除非我們要暫時離開」羅教授終於很堅決的說。

「……………」

「除非什麼？」安身稍微移動說。

安立刻離開了椅把，好像觸了電一

般，莫明其妙的一言不發。羅教授繼續說下去：

「我要到前方去！我知道你一定很難過的，但你是最能瞭解我的，前方很需要無線電的人才，而我深信我可以勝任。我到了前方才出這肚子悶氣。」

一片的靜默充滿了他們的周圍。羅教授舉頭看看他妻時，兩點珠似的眼淚却落在他的面上。他勉強繼續說出未完的話：

「你不是像黃仁的太太那般胆小；你願意和我在一起的；可是你要明白，我的心不是在教書；而是在國家需要我的知識的時候，我要去。」

他從衣袋裡抽出一藍條手帕替她抹乾了眼淚，再在她的唇上印下了一個吻。這時安眼淚也漸漸收住了。

「雄若不是爲着小孩子……不用着你說，我便要和你一起到戰場上面去了」

上，粗看也有點兒春意，細看，他們也是俗不可耐的在爲名爲利爲慾而追逐吧了！

總之，我找來找去，都找不着春的面目。我只管在追逐她，她却掩面不見我，却使我不禁憶起我們廣州培道的校園。在這時候，該是滿園青綠了，可是我們却沒有這好的福氣去享受這大自然給我們的恩惠，困在這個鴨子籠般的校舍，除了終日面對着死白色的灰牆外，沒有什麼了！啊！戰神奪去了我的一切，甚至至於春日的享受，這都是日人的賜與呀！

春寒中的香港

鄒啓智

香港是一個島，氣候溫和得很。春來了，天氣也漸漸地和暖起來。本來是沒有什麼可以寫的，詩人的描寫早已不適合這個時期了。今年的香港，因爲戰爭關係，增加了不少的難民。而今年的

……我：以前不是說過我可以在傷兵醫院幹事嗎？但爲着小孩子，我真不願你去。」

她的淚不覺又湧出來了。

「安，你知道嗎？我不去，我們的家庭幸福終有一天會被破壞的。我就是爲着和小蔚永遠快樂而去。你只不過痛苦一時，但敵人被驅逐出去以後，我們的幸福也才可以保存。你看中國多少家庭已經爲敵人所破壞！安，我可以這樣自私嗎？別哭了，夜已經深，你快點睡覺吧！」

這時羅教授站起來，拖安到寢室前的門口：「睡覺吧！親愛的安，我還有些事情要做，你先睡。」

安淚濕的面孔，現出一個微笑來。

「雄……你愛我嗎？」

羅教授點點頭，在淚眼模糊中的一個親吻，却隱藏了未來的告別；於是安便慢慢走進寢室去了。

安睡後，羅教授在書桌旁呆坐了許久，心頭苦戰，很劇烈地表現在他疲乏的面孔上面。可是他的面孔忽然舒展了，不覺露出一個笑來。他低聲說：

「安真個愛我！」

於是他便拿出紙筆匆匆忙忙一口氣把要寫的東西寫完，拿進寢室。出來的時候，他找着了老媽子對她說：

「太太睡着了。若果她醒的話，你告訴她，我到了俱樂部，剛才我簡直忘記了告訴她。」

於是羅教授拿起帽子，吹着哨離開了家。

× × × × ×

第二天早晨安醒過來時，却不見羅教授的影子，坐起來，她便看見牀前桌上的一封信。她開了，裡面却這樣寫着：

我親愛的安：

我精神上的戰爭已經決斷了。

春天，恰是寒暖無定，所以便值得寫寫。有這麼的一天，東方不知那裏吹來一片片濃密的烏雲，一會兒，竟滿天都佈着。太陽早兩天已躲起來，現在更不敢出來了。接着風也來了，呼呼呼地吹着尖銳的聲音，天氣也寒冷起來。窗戶被風吹得一開一閉地打着，從牠那鐵鉸發出來的吱吱的聲音，彷彿說：「懶惰的主人啊！爲什麼不把我扣着呢？這麼地把我弄壞了，你不要把我修理嗎？可要提防竊賊啊！」窗戶打了許久，更無力了，任風吹着，一絲兒也不抵抗；風吹着山上的樹——老的樹，嫩的樹，老樹的葉子正在發芽，受不了這冰冷的風，都凍枯了，過了幾天也就跌到地下來，光留一枝禿頭的樹幹。嫩樹更不行，風，把它吹到地上，可是還未滿意，索性把牠連根拔起，拋到路上。風笑了：樹兒啊！你爲甚麼不把根兒長固呢？這世界是不容留你的啊，你太弱小了。

你記得我們初認識時的媒介嗎？那時你借給我一本書，前面不是寫這些字嗎？『躊躇的平原上面躺着千萬萬枯了的白骨頭；而這些骨頭的主人，在勝利的早晨上坐下來等待，而且在等候中死去了！』安，我過去的頹喪就是因了躊躇，現在躊躇也敵不住這神聖的呼召，所以我要動身了。你不是沒有辦法找事做，也許我對你不住，但當你擴大眼光看看時。我總可說對得住中國的大衆！

最後的堡壘

猛烈的火焰把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的天空照耀得通紅。四處是大砲的轟炸以及人類掙扎的鬥爭所呼出的野蠻的聲音。城頭的士兵都在肉搏；他們底刀與劍在火焰下閃耀。武器相碰間的鏗鏘的聲音中，鮮血在奔流。

你看這信時，也許我已經在途中。若果前方用不着我，我便往重慶進軍校去。現在的目的地就是漢口。安，你放大眼光來處置這次的事情吧！你這樣同時在小蔣中找着些安慰，你便不會悔恨我到前方去。

雄，四月廿二日。

安看畢，眼似乎有些潤濕，但看見了由窗射進來的太陽，似乎帶到了雄的誠意，她便向東方橙紅的天空放出一個微笑來。

✧ ✧ ✧

壘

陳蘊華

白色的雜色的房海裡噴出濃厚的黑煙，帶着火藥的臭味在半空中咆吼。城下臥着無數的死去的戰士，胸前的十字架染着鮮紅的血。他們沒有知覺地又讓身上着了箭或是刀創的勇士倒下在他們身上。城裡的希臘基督徒，以至意大利

雨下了，給風吹得斜斜地落在被打着的窗戶，被吹光了的老樹，與及那躺在地上的樹兒。太陽把地上的水份吸起來，現在都把它落下，想藉它安慰那些受創者。可是中什麼用呢？老樹也許能得到牠一點兒的潤澤，可是窗戶已經打壞了，樹兒早已脫離了那肥沃的泥土啊！雨啊！你來遲了。烏雲漸漸散了些，太陽出來了，可是一忽兒又逃掉了。記得有這麼一天的早上，我們在課室中上課，太陽從後面煦煦的照進來，後面的同學給太陽晒着，可是她們却說：「啊！把我晒焦了」前面的人受不到太陽，冷得只在抖着。啊！沒有太陽的人啊！你們只有戰抖着，冷着……但是，起來吧！活動你的身體，活動會給你熱力，工作就是你們的衣服。起來吧！受不到太陽的人們！

二十世紀的世界正是烏雲滿天的時候，各帝國主義都有機可乘了。意大利

人，熱內亞人，都以疲倦的眼神望着城外的通紅的天空，以及不絕攻的炮火，咀裡咒詛那異教徒的兇暴。他們祈禱着上帝給予和平。

十五萬土耳其兵士，在穆罕默德二世，這位英毅的蘇丹領導之下，站在先知者綠旗之前，把君士坦丁堡密密地圍攻了將近二個月了。他們望見蘇菲亞教堂的尖塔上的光輝，宮殿中的無數的珠寶。還有希臘人的血水，熱烘烘的血水。

八千個希臘戰士背負起增加上帝的榮耀以及保存基督教的偉大的使命，沒有怠懈地抵禦着那些要爬過城頭來毀滅他們的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十一世脫了他底皇冠以及皇袍，舞着明晃晃的寶劍，指揮着他的隊部作戰。新鮮的血噴着他。血的溫熱的感覺使他直着嗓子地喝，發誓要保全這東羅馬的國都以及偉大的建築物，豐裕的財富。……

五月末的晚上是和暖的。每一立方和暖的空氣都緊張起來，驚惶着可怕的恐怖的來臨。博斯普魯斯海湧起山般的波濤，掀着土耳其人的戰船，想對那聳立在七座山頭上的雄偉的城堡，澎湃地衝去，想把牠覆沒了。十多萬的土耳其海軍密擠在海旁，等待着他們的兄弟們帶着勝利品，擄着他們的俘虜，發出勝利的狂笑而歸來。

希臘戰士只剩下在城頭抵禦的一些了。土耳其人的炮火不住地向外城轟炸。城牆已缺了大口，接着便是山崩似地倒下來。一堆人靜悄悄地沒有聲息地被壓在下面。大隊立刻踏過屍體蜂湧了進來，他們喊出勝利的狂笑，使每一個驚惶的希臘人都緊握着他們的武器，預備作最後的掙扎的格鬥。

一個個的希臘人都倒在他們同胞底屍體上來了。君士坦丁十一世也是一樣地臥在血堆裡。他脫了皇袍，人家找不

侵略亞比西尼亞，德國兼併奧國，西班牙內戰的背景實為各國的鬥爭，最切身的還是日本之以暴力來侵略我中華民國。現在再不能高唱和平了，國聯不能再作弱小民族的保衛者了。國聯不是和平產生的嗎？可是裡面不平等條約正多着呢。弱小民族們！起來吧！是時候了，要奮鬥才能得和平，然後可以救中國啊！

春寒中的香港，不僅是被侵略的中國的縮影，尤為這烏雲滿天的世界的縮影。

別話

別了母校 雅楹

六年的時光像輕煙一樣消逝了，像夢一般散失了。六年前九月初踏進耶德遜堂的那一天，怎料到這般快又要別離呢？我希望這別離只是一個夢，一個惡夢。但確確實實的，紅荔已經高綴枝頭了。蟬兒哼出的不再是什麼快樂的音調，而

到他底屍體。他是東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穆罕默德二世，這位勝利的蘇丹，騎着馬，在先知者的綠旗裡，領着大隊，排山倒海般地擁進基督教國家的偉大的國都。

恐怖的殘殺已在城內每一個角落裡出現了。希臘市民在念着祈禱詞的聲音中死去。宮殿式的建築缺了，讓大地知道牠所遭受的不幸的命運。道路上充滿着腥血的臭味和鐵蹄的聲音。

許多基督徒都跑到蘇菲亞教堂內去。這六世紀時堯斯登年安帝所建築來增加上帝的榮耀的建築物突然地充滿了呼號的聲音。壁上的彫刻以及大理石都屏絕聲息。基督徒把大門堵塞起來。然而土耳其人攻破了大門，他們眼睛放着紅光，餓狼要飲血水似地蜂擁進來。

一個希臘的主教，穿着一套高等僧侶的制服，站在教壇上靜穆地替那班臨死的基督徒做彌撒。他的聖經還沒有讀

完，土耳其人已衝進來了。教堂內深綠色的大理石柱，紅色的雲母石柱，都洒上鮮紅的血漬。受傷的痛苦的呼號以及死亡的攫奪的狂笑，震撼了整個會堂。

一切偉大的建築物都崩壞了。一切珠寶都毀滅了。一切勇敢的戰士都沒有聲息地臥在地上了。羅馬帝國的榮華富貴和聲威都沒有了。穆罕默德二世站在君士坦丁宮殿的廢址前，想到世上一切的浮沉生滅，傷感地喊出波斯詩人的詩

「蜘蛛在皇宮結網，

鴉鳥從亞夫拉西亞（Arfashah）的高

塔上歌唱。」

祈禱的呼號者站在圍搭上，用着洪亮的聲音向四方喊道：

「亞拉是偉大的，阿拉之外沒有神。穆罕默德便是他的先知者。

來祈禱呵！來求福呵！亞拉是偉大的。」

是叫人魂銷的驪歌。啊！別了母校。

我們永遠忘不了六年來母校的愛護與師長們熱心的指導。當我們失望的時候，母校鼓勵我們，用微笑來醫治我們的苦痛。當我們有錯的時候，母校寬大地恕宥我們，在母校懷抱裡得着的是愛，同情與溫暖，永沒有憂慮，永沒有煩惱。然而今天我們都要離開這可依戀的一切而向另一個陌生的地方摸索了。望着前面遠遠的路途，我們害怕，我們徬徨，願母校繼續帶領我們直至永遠吧！

我們一定不會忘却六載相親的校園，那青青的草坪，那婀娜的小徑，那熱情的棕櫚樹，那蒼翠的竹叢，讓我們永遠記着吧？記着在一宿舍走廊前所看見的旭日初升的美景。露水吻透大地的草兒，陽光擁抱着每一株樹顛。鳥在蠻大的枝幹上跳躍，抖下無數羞紅了臉的木棉花。白的衣裙在操場上閃耀着，帶來了新的希望，燃起了生命的火光！

母親的悲哀

巨沙

早晨的濃霧迷濛在權江上。江水潺潺地低語。十幾只無蓬的渡船拴着岸邊的長篙，整齊地像瞌睡的一排鴨子。

沙岸急陡地列着斜歪的石級。石級的盡頭幾間茅蓋的亭子立着。茅草被早霧濡得濕濕的。——這是太平公路的車站。從車站往來，黃泥的長路在白的重霧中隱約地現着，兩旁廣潤的青青的落花生地已經看不分明了，霧是這麼的大。

公路的左邊接着一條曲折的田塍，因為是權村的通徑，給行人踏得扁塌下來了。

權村第一着眼的房子是瑞飛二爺的那一所三進深的大磚房，它矮笨地伏在綠油油的稻田的後方。遠遠望去，權江像一條綠蛇探頭進泥黃的鬱江去喝水。村前幾株社松肅然地聳在雲端。遼闊的稻浪，疏落的土房，都是尼基深愛的景緻。

瑞飛二爺是尼基的祖父，一個地主，和藹的主人。他老人家五年前已經安靜地躺在泥土底下了。遺下的古舊房子給三房的子孫分住着。二爺的三個孩子早已死去。兩個媳婦已抱了孫子。尼基就是十娘——第三媳婦的兒子。

這個濃霧的早晨，天剛剛露出魚肚白的顏色，長工們在爐間吃蕃薯粥，十娘已經在小樓上睡不着了。白鵝在院中「哦哦」的叫。她披衣起來到臨院的窗間旁喊長工餵鵝。她生怕餓瘦了這隻給尼基娶媳婦用的肥鵝。十娘轉身過來，見女兒亞惠還甜甜的睡着，臉上泛着青春的微紅，長長黑潤的眉毛正像她哥哥的，又像他們的父親。亞惠已經十九歲了，十娘擔憂地看着，憐惜地嘆一口氣。偶抬頭，壁上掛着那有鬚子潤臉的男人像釘着看她。尼基告訴過她這是

誰不陶醉在宗教院前的黃昏？慢步着細碎的葉影，嗅着白蟬的芬芳，聽着晚禱神聖的歌聲，靜看着一對對在牧鵝塘消失的背影，我們真是再寫意也沒有的了。就是這一刹那間，我們忘了整個世界，忘了自己，甚至昔日的眼淚！

最使人難忘的不是曦亭深秋的夜月嗎？看呀，透明如水晶的月亮從高瘦的竹樹中緩緩地升起了。白雲是她的斗蓬，明星是她薄紗袍子的飾邊。Moonlight and Shadow 的歌聲蕩漾在曦亭的四周，秋虫立刻給它一個清晰的回響。

我們更忘不了宿舍窗外被狂風吹跌的紫荊花會掠醒了許多人的清夢。黎明時候遠遠嗚咽着的軍號，曾惹起許多人的悲啼。星期六的應接室有啾啾的細語和歡笑，星期日晚的課室有急切的讀書聲。然而，而今呢，敵人的炮聲粉碎了這旖旎的風光，救亡的呼聲驚醒了少女的美夢，這象牙之塔似的校園，事實上

「高爾基」，是很出名的一個人。他頂喜歡這個人，也喜歡看他寫的書；尼基真是優孩子，喜歡這個人就把他的照片兒滿屋亂掛，做母親的不大高興。

天漸漸亮了，村中的雞聲仍連繼不斷。她捏了一捏亞惠的鼻子。亞惠「唔唔」的叫着坐起來。短短的烏髮蓋着飽滿的前額，一雙帶着睡意的聰明眼睛笑着：「呵，媽，不要動，我起來了。」十娘凝視着女兒的憨態。憂慮溶解在微笑中。女兒說：「媽，是不是三天後哥便回？你騙他回來，他回來又會再跑掉的，你看。」憂慮的陰影代替了母親臉上的微笑，突然嚴肅起來道：「一回不願，兩回不願，教我怎麼辦？現在的世界真不成樣了！女的不願出門，男的不願討媳婦。說我病重他定回來的。這些事，我早就不敢理了。爺爺自小定下來的退也退不成。唉，尼基吵得兇，我何嘗不教媒人去說退，你的嫂子本人死也

不點頭，做媽的給你們氣死了。」亞惠神秘地一笑，看定了媽說：「嫂子說死也要過來，她不求什麼，基哥不轉來也不妨，只要有茶有飯。難道她自己當教員沒茶沒飯不成！媽，你天天囉唆我說的什麼陳家少爺不是有錢麼，你叫嫂子嫁他去好了。」母親有點怒：「傻孩子胡說八道，自己的嫂子叫嫁別人。」天已經全亮，陽光射進來，照在那老鬍子的相片兒上。亞惠無話可說，搭訕道，「媽，你快把基哥的書弄好，你看，高爾基的照片兒只賸了這一幅，我回了學校你又不替他收拾，回頭兒他罵我的啊！」她撒嬌地倚在媽的身邊。十娘推開她嬌小的身體假裝地罵：「人家像你這樣大，養了幾個孩子了，你還撒嬌耍，愈大愈傻！」

霧已經散盡了，陽光晒遍了四野，樹林。柚子的白花滿覆着袖叢，散發着甜蜜的氣息。遠遠的山頭呼出縷縷的白

已別了足足三百六十日了。我們雖愛情，却沒有留戀；我們雖惆悵，却沒有悲哀。事實上已別了整整一個年頭的母校，還用得着你的留戀與悲傷麼？我們有的是前程，「應當一劍微行」；我們有的是熱血，何必「倚柱嘆息」；我們此去雖不能飛度關山，寒光照衣；我們總希望他年歸來之時，不獨故園無恙，而母校也隨着國運的進展而發達隆盛。那麼，我們今日的小別，又算得什麼呢！

最後，謹代表暉暉社同人敬祝母校前程遠大，各位師長同學康健與幸福！

送本屆畢業同學 陳美容

話別！一年一度的話別，又不知不覺就快降臨到我們的身上了。本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別就是人生；而且，畢業的同學，每年一批批地離校，都已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實，我們再無需所謂惜別依依，故作兒女之態了

烟。灌江緩緩地流進鬱江去。渡口的船已經來來去去了。在從墟場過權村的渡船中，送信的奕叔托着旱煙桿，慢慢地把嘴巴中的白噴烟成圈兒。他是權村人認得的墟中郵政代辦處的惟一職員兼郵差。他可算是知書識墨的人，好脾氣，愛談天。村中的孩子，常常圍着他向他討小白餅。他做事頂認真，信一到就立刻派，毫不耽擱拖延。因為太早，從墟過村的人不多。一船共三人：船家，奕叔，和算命的盲四頭兒。奕叔在霧中大談他的新聞，說今天有三船學生軍開過，聽說都是挑過的大學生。他感慨異常的嘆道：「唉，我們老了，沒用，不然我也當兵去。我看新聞報，咦，日本鬼子真畜牲，幾十人討我們一個女孩子做老婆！」盲四露出他黃黑的牙齒詭秘地笑道：「多打幾年，我們的男人都死掉，那時真會像老人家說的有九女共一夫的世界。」奕叔糾正他說：「不是這

樣說，現今男人也死，女人也死，聽說那幾船學生軍中有很多女人敢死隊，女人也敢死的。」船攏近岸了，奕叔拍拍口袋中要送到楊家的那封信，提着旱煙桿輕快的跳上了岸。盲四留在船上和船家吵，因為他只肯給一個銅子的渡錢，照規矩應給三個。

亞惠坐在廳堂中看燎原。那雙白鵝在院中蹣跚的走。奕叔一聲咳嗽進院裡來，白的頭髮在陽光中閃，見了亞惠高聲說道：「惠姑好用功，大清早便讀書，現今世界女人比男人還強，哈！哈！好大的一對白鵝！有信，有信，哈！哈！」他習慣地從他的口袋中摸出信來。亞惠連忙請他喝茶，說多謝。奕叔又告訴她有三船學生軍開過，有女敢死隊。他不等十娘出來便去了。

亞惠的手也顫了，拆開信來，信上寫着：

妹妹，

。不過，離別的心緒，儘管和過去一樣，而這一次你們離校的情景，畢業時的場合，却和從前有了很大的差異。這一年來時代的轉捩和變動，使你們此次畢業，發生很大的意義。同時，更令我們感到一種惜別以外的嶄新的情感。

不錯，在目前這個民族怒吼，全國總動員的偉大抗戰當中，你們也許覺得，畢業對你們是怎樣渺小和沒用的一回事。然而，你們切不要輕視自己，因為這小小角落裡剛孕育成的人才也許就是將來抗戰和改造國家社會的一支最雄厚的力量！只要你們努力，能把握着這個當前絕好的機會，那末，將來民族的女英雄，說不定就是你們自己！

什麼「前途茫茫」，「畢業就是失業」……這一切過去中學生的頹廢的心理和呼聲，到現在應該剷除淨盡了。前途正埋藏着無數的光芒的寶珠，等待你們去開發；散播着許多將萌芽的種子，等待

前信寄學校，說及我無論如何也不返家的事情，諒已收到。神聖的自衛抗戰已展開了，我們盡責的時候到了，我還再等待什麼？家庭麼，國將不國，何以家爲？雖然，故鄉的一草一木都使我留戀，還有年老的媽也使我惦掛。但這不是我個人情感用事的時候了。我的身體是國家民族的，誰也沒有權利挽留！這是我們中華兒女的使命。妹妹，你是滿胸熱血的人，打破個人的樊籠，挺身到民族解放鬥爭的戰線來吧。我們這裡也有女敢死隊和看護隊，來吧。請轉

纏足的悲劇

這件事發生在×村。村中王家是一戶人家，夫妻兩只養活了一女孩子，當時雖重男輕女，但總也把她當做掌上珠，所以取名珍珠。那時，她已是六七歲了，整天淘氣，對母親撒嬌，處處表現着活潑與天真。一日，她祖母忽然想

告媽媽，我這回逃跑是我們的祖宗教我的，我們的船，在你收信日會過家鄉，但不停的。戰場上見吧！」

亞惠的臉興奮得發出紅光，她的心要炸了！她大聲喊着：「媽，基哥，他當兵去了，這裡有信。」十娘從內間跑出來，縐紋滿佈的臉灰白了，唇顫動着：「他去了！」她倚着女兒暈去了。

白鵝在院中「哦哦哦」的叫着。

遠遠的新松在陽光中挺進雲端。

亞惠對着太陽說：「我來了！」

× × ×

麥任會

起對她母親說：「這丫頭（北方對小女孩的稱呼）也不小了，是裹腳的時候啦！」她母親雖捨不得讓珍珠受這罪；但一方面爲了婆婆的命令，一方面爲了女兒將來的幸福，終於決定明日給珍珠用慘刑。

你們去灌種。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同樣地要負起這種使命，爭取抗戰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使命。不過，你們却比我们更早的踏上征途，你們要作我們的前驅，給我們披開荆棘之路，創造一條平坦的康莊的大道。這一點，是我們對你們迫切的熱烈的期望，同時也是這偉大時代所給予你們的神聖艱巨的責任！

別矣！願你們努力奮鬥！在抗戰的大熔爐裡，刻苦地鍛鍊自己，鑄成更雄厚和更充實的魄力，來準備向最大的目標邁進！那末，今日的別，才是一個光榮的值得紀念的別，也就是和以前不同的劃時期的別了。再進一步說，我們今天雖然暫時分手；但不久我們就快要步你們後塵，隨着你們一同携手前進了。希望我們以後能夠真正地本着一貫的精神，認清當前的責任，彼此鼓勵，彼此督促，以努力及奮鬥來換取我們將來勝利的愉快的會面！

北方的習慣，應是母親親手給裹的，於是她母親就預備了二丈長的白布條子，又給做了三寸來長的錐形底子，配上一副五顏六色綉花的鞋面，成了一雙標準鞋子，打算明日給珍那大腳穿的。

這天真活潑的珍珠，年紀雖小，但這件事，早已深深的印在她那簡單的腦海裡了。她以為這是人生必經的一過程，她沒想到裹腳的痛苦與弊害，只是從大人口中得知這樣是美，若不然大了人家不要——不要你——一輩子受罪；所以他現在只有盲從，想不到反抗，更不知怎樣去反抗。總之，娘，姑媽，大姨都是這樣的，所以她把這看做一件自然的事，平常的事。她並不駭怕，很坦然的睡大覺，作甜夢。但是做母親的，有過經驗，嘗過苦頭，替女兒却一夜不會合眼，在想着珍珠那疼痛的情形，愁苦的面孔，以及種種悽慘的叫聲。她翻來覆去，數着一更一更的敲過去，好容易

才望見東方發白，但同時距離珍珠用刑的時候就越來越近。她只有恐懼，心痛。但第二天終阻不住的來到。她一早就看着人們進行悲劇的佈置，最後她被習俗所逼，被人叫了出去，叫她去摧殘自己的骨肉，毀壞珍珠的天足。劇的開幕是那可憐的珍珠被幾個有力的男子抱緊，她母親坐在一小板凳上正要開始裹。母親抱起那隻自然的腳，白嫩的肉，去作最後的欣賞。此時她的心像被刀割，她想把自己迷醉了，使自己不知道一切，忘却了她那可愛的寶貝，但不可能的，總是依依不捨的看着那隻腳，越看越美，越可愛，她越捨不得；但那殘酷的婆婆，却已不關痛癢的板起面孔，破口大罵道：「這笨貨，會吃飯，這點小事都幹不了！問你還等什麼？也得爲你女兒想着，不快快好好裹上。趕明兒沒人要，在家蹲一輩子，看你怎辦？」這些話像把利刀砍在她那苦悶的心腔！她這

送本屆畢業同學 卓秋棧

當池荷吐艷，榴火爭紅的時候，驪歌高奏，你們就得和溫柔的慈母，多年的姊妹，話別了。

有好些人以為你們在這抗戰期中畢業，真是不逢其時，不能好好地慶賀一下。然而一群雛燕，在狂風暴雨中從溫暖的母懷衝出，那就更表現不凡的勇氣與超羣的戰鬥力。我很爲你們慶幸，因爲你們是時代的產兒。

這時代不用說是中國一個大轉變的時代，從轉變中依着新陳代謝的自然法則，掃除舊的，建立新的。舊的到底是什麼呢！就是舊的中國，就是不合理的思想，封建的社會制度，和不適應的教育方式。這一切將隨時代淘汰，但仍靠人們推動的力量。

擺在你們前頭的路大約有三條：一，升學；二，到社會去；三，到家庭去。走第一條路自然最好。走第二條的不久你

時像真暈了瘋了，不顧一切的，用盡平生的蠻力，把那四條白嫩腳趾，自脚心一軋，骨批拍的折斷聲混在那慘痛的喊救命聲中，成了一陣不台協的噪音，撼動了宇宙一切生物的心靈。天愁地慘，幾乎石入都要心酸落淚，何況她母親？並且她又看到愛女在掙扎的情形，疼痛欲絕的景况，哭不出的抽噎聲，再忍不住，眼前一黑，昏倒了。於是珍更不幸，落在那殘忍的祖母手中了。

她祖母毫不同情，毫不了解的，操着潑婦的聲音，把媳婦大罵一頓，然後粗手大脚的用那布條，像報仇解恨似的，拼命給珍珠死裏。這驕生慣養的珍珠怎受得了，早也昏了過去，現在隨那老魔鬼去擺佈。當然第二隻脚也遭了同樣的命運。

當珍珠蘇醒過來時，已經舒舒服服的躺在牀上，脚痛雖一陣陣不斷的透到她的心裡，但一轉頭看見那仁慈的母親

的面孔，上面流露着一種慈祥，憐憫，痛愛珍珠的表情，給了她很大的勇氣去支持去忍受她的苦楚。母女相對說不出半句話，但互相用眼波傳遞她們的愛，後來由無語而流出不同原因的熱淚，但珍珠已接受了莫大的安慰。

這兩天，她母親不但受精神上的痛苦，就是身體也得不着一刻安寧！白日總是用盡心機去體貼她，服侍她，安慰她，雖疲倦已極，又如何能安眠？但爲了兒女的幸福，作母親的總是甘心作這種犧牲的。不過，剛過三四天，婆婆又下了一道苛令，像是誠心給那母女兩增痛苦，添煩惱似的。她說：「不許一天躺着，躺的日子一長了，猛一下地走不動！」無法也得忍淚吞聲的服從。婆婆似乎還嫌她受的罪不够，於是又出了新花樣，說珍珠的脚太向裡斜，須放點鐵片，玉米，玻璃渣之類在裡面，使她避這些東西的刺痛，自然就會改正。這是給

們就會遇到許多困難，因爲現實的社會，比你們所想的壞得多。可是你們就能灰心退縮麼？你們所負的責任是什麼呢？就是以精誠的態度，不斷的毅力去改造社會，將你帶去正義的光芒力量推動社會前進。走第三條路的，也許有人以爲是怯懦的人所走的最容易的路。老實說，走進家庭的多是主婦或母親，做主婦的與母親的所負的責任並不輕呀。改革中國最基本的還是從小孩子着手，如果中國有大量良好的偉大母親，就會有大量良好的偉大的小國民。希望你們走這路的，都努力爲中華民國偉大的母親。

最後，希望你別忘記將校訓「愛國貞毅」帶走。更別忘這是一個什麼時候

送本屆畢業同學 劉倩影

別離固然是辛酸的；

然而，辛酸的淚是灑在希望與安慰的咀角上；

它將變成蜜糖，不然就是苦酒。

她無上的痛苦，但母女兩只能暗自流淚。

此時村內的霍亂症非常猖獗，但在這智識低淺的村中怎知預防，於是任它去傳播。這時，像天有眼似的，把這病降在她那陰毒的婆婆身上，第二天就回了她的老家。這事轟動了全家，當然沒人注意管珍珠的脚了；只有她那陪客裝哭的母親，一得空就趕着來陪她。這時她們自由了，母親可以自由施她的愛了。她母親那慈愛，惻隱的心，早不忍使珍珠受那樣辛苦的罪。便不顧一切，不顧女兒將來，決定趁此機會給珍珠放了脚。在夜瀾人靜的夜中，工作開始了。當時那布解開，那一股腐爛的臭氣，直攻出來，充滿了那不通空氣的屋中，使人聞了幾乎作嘔。布解到末尾，從那連濃帶血的脚上拖下來，現出一隻血因模糊的東西。同時珍珠發出最後的呻吟，慘狀令人不忍看。但她母親以為這像是

愛，所以增加了十倍勇氣，一口氣的作下去，然後調理清楚，敷上了粉末，了結了一場大事，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氣。這時她的心是多麼的安樂，快慰。她覺得她沒有對不住女兒的地方了！

珍珠此後的十年，倒是舒舒服服，快快樂樂的過去了。但脚却變成一濶大的而頭尖的怪物，不過總可以算她一生的黃金時代，直到十七歲，她又該過一渺茫可怕的關頭——出嫁。

這份親事真算不容易；父親踏破鐵鞋，才給珍珠找了一相襯的親家。母親弄得唇乾口焦，好容易賄賂了媒人，使她說好話，別提珍珠的脚。男家於是糊裡糊塗的把她娶了過去。男家的親戚朋友都默默的表示不滿，或藉藉的批評：「真是太大意了，娶了一個大脚片子的姑娘，多寒蠢，多粗野，給家漏醜丟臉！」男家此時後悔已晚，只有找媒人，但她已逃之夭夭了。從此唯一的方法就

x x x
朋友們！記住吧！

你們耗了人們多少的血汗勞力？
你們花了人們多少的苦心精神？
得了今日的成就！

x x x
你們帶丰满紅潤的面龐，
強健的肢體，

離開了培道的暖懷，
衝進了嘈雜的群衆中去；

那裡，決不像暖懷中的舒適；
要前進，便要運用自己的雙手！

x x x
勇敢向前吧！
朋友！

你們有熱的血，
你們有飽滿的精力，
你們的雙手，便是天賦予你們的財產，是開路工具。

x x x

是把她婦收起來，不許她見人，更不許她出來應酬；當她是人間的怪物，人們的笑料。丈夫自然更不愛她，常是三天不回家在外邊鬼混。這可憐的珍珠，既離了母愛，又不堪寂寞，於是愁怨，憤怒，淒涼種種思想都整日整年的盤據在她那載不盡的腦中。她的隱哀，只能由偷偷的落淚中發洩出來，她覺得人生太無味，太苦腦了，照這樣悲痛的日子

好女兒

戰事發生了不多時之後，我家還在上海；我們屋子的旁邊，是一所臨時傷兵醫院。我生平最怕的是血和死人，所以自從那所大屋子做了傷兵醫院之後，我便連我家的走馬樓也不敢出了。有時我只望見了隔壁醫院那暗灰色的紗窗之時，就彷彿看見了殘肢，斷臂，濃血，藥瓶，紗布，藥棉一類的可怕東西了。有時那悽慘的呻吟聲，熱狂裡的亂叫聲

過下去，何時是盡頭？不如趁早了結。想到這裡，厭世的念頭油然而生；於是人間又添了一鬼。當這消息傳到她母親的耳時，像一個新霹靂，炸碎了她的心腔。她覺得這完全是她造的孽，她覺得她的罪永不能赦，因之，她也在傷心過度中，隨了她心愛的女兒，一同到那永沒有罪惡的天國中了。

※ ※ ※

鄧寶璧

，傳到我的耳朵之時，我就害怕得幾乎失了知覺了。可是我越害怕，我就越好奇。有時我甚至側耳傾聽，他們在那邊說些什麼，幹些什麼。

一個傍晚，忽然從外面傳到在房間的我的耳朵來，一片清脆明亮的歌聲「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接着一片雄亮的和唱。我再聽不見呻吟聲了。我不知

我該爲你們慶幸！
朋友！

在趕築着新中國的基礎的今日，
你們充實了自己相當的能力；
你們新鮮的見識，

雄壯的氣力，
沸騰的熱血，
正好運用！

這正是時機啊！幹吧！

你們生逢其時，

是天之驕子！

是新中國的一磚一石！

× × ×

今日送別的淚是辛酸的，
淚痕將永遠凝在咀角上；

將來，有一天，你們成功了，
在颺揚于空中的青天白日旗下，
我將仰望着這鮮明壯麗的旗幟，
將咀角上的淚痕變蜜糖，
微笑的啖下去！

是歌聲蓋住了呻吟；還是呻吟變成了歌聲。我以為是兵士又開拔到前方去，正在經過我家的門前；所以我立刻跑出走馬樓，看看街頭望望街尾，我不見半個兵士，可是那雄亮的歌聲仍然震盪着。我側耳再聽，呵！原來那歌聲就是從醫院傳來的。我想『雄壯的歌喉怎會參着一個清脆，鬚亮的女子歌喉呢？傷兵中有個是女子麼？還是……？』我的疑問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此後我得閒無事，就是在等聽他們唱歌，思索那唱歌的人了。那動人的歌聲，仍舊動輒傳到我的耳朵來。

素有歌迷之稱的我，決意偵探出那清亮的歌聲出自誰人之口。我會經好幾次跑到最近醫院的一個窗口探望過去，暗灰的紗窗隔斷了我的視察線，我總看不見什麼。我想：我還是找個椅子坐在走馬樓偵察吧。或許那唱歌的人，會偶然唱着歌兒跑出走馬樓來呵。於是我拿了椅子，坐在那裡。坐了半天，看不見什麼；只是看見不時從紅十字車上抬進園來的傷兵。

第二天的早上，太陽剛照到我家的園籬的時候，我已經起來了。我今天起得特別早，因為母親昨晚告訴我：要南歸避難了，所以我起得特別早來幫她的忙。我正忙着收拾我的書箱子的時候，那動人的和唱又起來了，地點彷彿在走馬樓。我立刻放下了書飛跑到走馬樓去，果然不出我所料：隔壁醫院的傷兵二十三十個有坐着的；立着的；躺着的；扶着木棍的；頭上裹着綳帶的；和腿上裹着綳帶的；有半邊臉連同眼睛都裹着的，種種式式，但他們都像全無痛苦，神勇百倍的引吭高唱着：『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他們唱完了一支又一支，起勁得很。我也很想也跟他们一齊唱。我正想開口的時候，那邊站在中間的一個扶着

詩

美麗的故鄉 李美馨

灣灣的流水上架着一彎

木橋，

兩岸輕盈的絲絲細柳，

迎風漫舞，

片片的落花柔絮給東風陶醉了，隨着流水颺流。

還有那：

陽光照耀環繞村莊的葱翠的綠樹和那平平的田隴，

冉冉炊烟籠着流水，晚霞掩映着池塘，更有山禽和野蟲的彈唱，

和那縈迴道上暮歸的牧童樵叟的和吟。

戶戶家家的門前，

兒童在嬉戲，玩樂，

長的在笑談這一天所得的收成！

或在閒聽淙淙的泉聲，池塘裡的蛙鳴！

木棍的傷兵，坐下來了。我立時發現了一個頭戴白小帽，身穿白衣裙，年約十二三歲左右的小姑娘站着，在領導他們。她那榴江的小口，開合着不時露出幾隻雪白而整齊的小牙齒。靈活烏黑的眼睛襯着覆在蘋果般小臉上的柔髮。她一點也不留神我在看她。唱了一回，她停下來說：「休息一回吧，你們有些人還未全愈呵！……誰有信寫的，我可以晚上時替他寫……」

她的話還未有說完，外面來了一輛紅十字車，各人的視線立刻轉移到那從車上抬進花園裡來的人。一個，兩個，當第三個抬進來之時，她大聲叫道：

「爸！爸！你也受傷了嗎？……」她立刻飛跑下去迎接她那滿身血跡躺在救護床上的父親。

「這李小姐，原來就是李將軍的小姐麼？……」傷兵大家在談着。從他們的口裡我知道了，她是姓李的。我想

，她是多麼可愛，又是多麼可憐呵！我該怎樣去安慰她，幫忙她？我想了一回，趕決跑到花園，摘了好些白玫瑰花，用淡紅緞帶綁好之後，便寫了一封信叫張媽送去。我的信寫着：

李小姐：請恕我的冒昧，我是隔隣的一個小朋友。我天天在那裡聽聞你的歌聲，我很敬佩你。我剛才又看見了你那受傷的父親，我很同情於你。所以我自動給你這封信安慰你，又送這些花給李將軍。微物不足道，畧表我的敬意吧了。

隔壁的小朋友陳琛上。

一回兒張媽回來了，又帶了一個小信封來，我快樂極了，我趕快打開來看，裡面寫着：

隔壁的小朋友：
我該怎樣感謝你的美意呵！父

每幅面孔表現着和暢歡欣！
這裡隱藏着人間的樂園。

× × × ×

戰爭的血腥由北而南，
颯逸的白雲裡飛機在翱翔，
輪艇的傍邊艦隊在徘徊，
宏麗的都市，昔日的繁華造成今朝
的敗瓦頹牆。

滿目狼烟，淒寂！

非戰士的血肉飛迸，屍橫遍地，

骨肉散亡。

人鬼呼號！

何處有寧靜的地方？

一日的飽暖一宿的高眠何處尋！

千千萬萬的心靈蘊藏無邊的憤恨。

× × × ×

舉起吧！那抗戰的雙手，放下鋤頭

○ 只有抗戰方可保生存！

少壯的離開家鄉，浩浩蕩蕩的踏